

小长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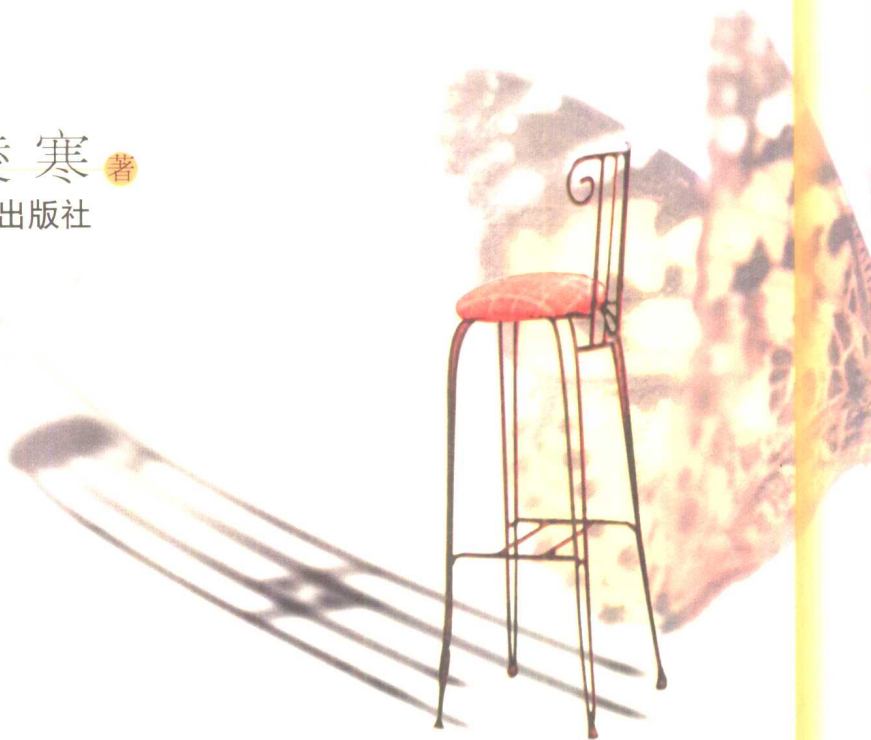
红月亮丛书

一个人跳舞

YIGEREN

凌寒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一个人跳舞

YIGEREN
TIAOWU

凌寒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跳舞 / 凌寒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1.9

ISBN 7—5313—2346—X

I.一… II.寒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9529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146 千字 印张: 7 3/4 插页: 2

印数: 1—10,000 册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洪 钧 时祥选 责任校对: 李守勤
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—5313—2346—X/I·2056

定价: 13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凌寒，新生代知名作家，1971年4月出生于上海。四年前选择自由撰稿为终生职业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红唇游戏》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。

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、独到的悟性使她的小说，特别是长篇小说达到了引人入胜、入木三分的程度。在都市小说林立的文坛上，凌寒以自己的视野反观人们的生存环境，写出了别具一格的小说作品。

11/24/08



红月亮丛书

选题策划: 韩忠良

臧永清

责任编辑: 洪 钧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

海悦(小说主人公好友):

“在清水里泡三次，在血水里浴三次，在碱水里煮三次，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。”

“青园在失恋前是泡在清水里，在堕落时是浴在血水里，现在疮疤被蔡冰揭开，那则是煮在碱水里了。如果程也能够相信她，引导她，帮助她，和她完好如初，那她一定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。”

青园就这样一边流着泪，一边胡思乱想。她在折磨自己，审问自己：

“我是清白的，不错，我也曾堕落过。路走错了可以回过头来重走，一个堕落过的灵魂，真的就要永远堕落下去吗？”

ISBN 7-5313-2346-X



9 787531 323464 >

ISBN 7-5313-2346-X/I·2056

定价：13.00元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朝霞与晚霞厮磨的爱情

熹微的晨光在日轮尚未出现以前，已经在欲醒未醒的东方缀上鱼肚色的斑点了。风吹着路边的梧桐，天地间仿佛充满了剪不断的哀愁。青园睁着肿胀的一夜未曾合起的双眸痴痴望着这片清晨的天空。受过强烈刺激的大脑里依然呈现一片混沌，一片迷惘，一片绝望。他们已经整整相恋了三年，她视为生命的贞操早在两年前被他的花言巧语骗走，她在内心里已经将自己一生的希望都押在了这个男人身上。三年，整整三年，漫长的岁月没能加深她在他心目中的分量，反而令他对她厌倦了。分手是无情的，不打一点格楞，他走得潇潇洒洒、轻轻松松，却将永远的痛苦留给了小鸟一样的青园来承受。他走了，仿佛是带走了她的灵魂，出现在这里的，只是一个空心人。可怕的是噩梦和追忆还要昼夜不停地折磨着这个空心人，摧残着她本就不坚强的意志，吞噬着她年轻的身体。日不能安，夜不能眠。

她已经好几天没有上班了，沉浸在这种不能自拔的撕心裂肺的苦痛中。刚才她睡着了一会儿，梦见她的男朋友在乞求她的原谅，说他是一时糊涂，上了坏女人的当，他最爱的人永远是她。接着她大度地原谅了他，他们来到宛如是世外桃源的地方，过起了男耕女织般的生活。那

是在梦中，梦境十分清晰也十分令人陶醉。但她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，即使在梦里她也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，她对他已完全没有吸引力了。

当她的女弟子兼同事海悦一大早来看望她时，她竟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。海悦看见青园穿着满天乌云似的黑裙衫，原本花朵般鲜艳娇嫩的皮肤如今变得灰暗苍白，这样的皮肤再配上这样的衣服使二十三岁的青园看上去像个老太婆。海悦吃了一惊，想用她们以往谈话时惯常用的幽默语气说上一句：哟，青园，几日不见，你已经跟六十岁接轨了嘛。但当海悦看到她目光中那种绝望到了极点的眼神时，突然明白好朋友不是病假，而是发生了不幸的事，不由得顿生怜悯，叫了声：“怎么了，青园？”

这一声叫又把青园才干的眼泪给叫了下来，她抱住海悦，像抱着某根救命的东西，一开口就前言不搭后语，不得要领，只剩下一片呜呜声。

海悦试图使这颗激动不安的心平静下来：“有话慢慢说。到底怎么了？”

太阳升起来了，可是一点热气也没有。青园只是一个劲地哭，不说一句话，让海悦手足无措。良久，青园才说了一句：“三年了，三年的感情就这样不堪一击吗？”说毕又暗自垂泪。

海悦这才明白原来青园失恋了，那个貌似老实的男孩子抛弃了她。她不明白像青园这样清纯可人、温柔善良的女孩子怎会被人抛弃。如果结婚，还会有谁比青园更适合作妻子呢？“你们为什么分手？”

青园的眼波蒙蒙眈眈，像做梦似的，轻轻道：“他

找的理由很可笑，他说是因为我的父母不喜欢他。其实我知道他又爱上别的女孩子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突然浑身一抽搐，眼眉皱在一起恳请道：“别再问下去了吧，说这些事真像是在撕碎我的心一样。”

望着青园浮肿的眼泡和凌乱的头发，海悦心中油然生出怜惜无数。古往今来，纯情的人在感情上总是吃亏的。“这样用情不专的人也值得你为他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吗？青园，说实在的，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你就让我有种悲怆感，你一直讲的是那个男人，念的也是你的男朋友，永远永远都提到他。当时我就觉得你很可怜，你没了你自己，但碍于情面，我一直没把这句话告诉你。”

青园没有接海悦的话头，邓丽君的哀歌——《你怎么说》从她的唇间漏了出来，和着凉爽的晨风在她俩中间轻轻地吹动着。海悦正疑心她没有听到自己刚才的那番苦口婆心的话，青园却停止哼歌，摇着头说：“你没有爱过，你是不会理解的。”

海悦的手温柔地搭在青园的肩头，用同样温柔的声音说：“不，我能理解，因为我也是女人，女人的心是互通的。”

青园抬眼看着她，眼光中的迷茫更加重了一层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不要告诉我说‘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’的那些蠢话，这些话对我毫无意义。”

听到这话，海悦不禁哑然，她毕竟只有二十岁，刚从校园走出来，毕竟涉世未深，她有的只是年轻人一颗善良而正直的心。

见海悦露出为难的表情，青园苦笑一下，自己竟然无助到要向比自己小三岁的小妹妹讨计策了，平常碰到问

题，可都是海悦来向她讨教的。“谢谢你能来看我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但我现在想一个人呆一会儿。”的确，她是要独自好好想一想这个改变她命运的意外事件。

见青园的声音比先前明朗了些，海悦稍稍放心了：“好吧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想开些，我盼望你能早日回来上班。”她轻轻拥抱了青园一下后，悄然而去。

海悦走了，来去像一阵风，但这阵风飘来的气息多少影响到了青园。是的，为了那个男人，她失去了自己。善良的人会因为善良而被看成无用；纯情的人会因为一往情深而被看成下贱；一心都扑在他人身上的人会被看成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早晚会被别人丢弃，犹如丢弃一件用旧了的该更新的东西。

想到这里，原本积聚在内心的感伤马上化为了一腔怒火。她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男人都杀光才能一解心头之恨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将她破碎的心胶合起来。

邻家的音响很响地开着，一阵阵“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恩恩怨怨”的歌声清楚地传过来，流泻在空气里，触动着青园的每一根绷紧的神经。这歌声连同海悦刚才的话，就像昏睡中突然听到的午夜寒钟嘹亮的鸣声一样，强烈震撼着青园的心。她感到自己已经流逝的二十三年就像一场梦，直到今天梦才初醒。一万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只是短短一瞬，相形之下人生就更是短暂，青春就像昙花一现。这样想来人生本就不该认真去对待，事事给自己套上枷锁。对男人更不应该痴心地去爱护，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不会有永恒的爱情，也许真的只有游戏人间的人才不会受到伤害，才能活得潇洒自如。

天地间骤然亮了，今天是个大晴天。从窗口可以看见大街，人来人往中，那数不清的少女使城市看上去如花团锦簇。意志不坚定的男人一定会迷失在里面，而男人又哪有意志坚定的呢？没有好男人，又为什么要苦苦地做一个好女人？好女人注定将失败，败给坏女人。

想到这里，她的热泪再一次滚滚而下，但这一次的泪和这些天来她所流的泪却是两种意义的泪。



堕落天使

清淡的季节，大酒店的大堂像一艘兜不着客的华丽画舫般孤寂，懒懒散散几个撑船的人也昏昏欲睡。青园摆动了一下由于静止不动而显得有点木僵僵的四肢，问站在自己身边、有些将睡不睡的海悦：“想什么呢？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。”

见青园已一扫忧郁沮丧的样子，海悦睡意顿失，由衷地为她高兴：“没想什么。青园，你的气色看上去不错。”

青园笑了一下，很奇怪的一个笑容：“是吗？真有那么好？”声音娇脆欲滴，不同以往。海悦正在诧异，只见远远的大堂玻璃门迎着阳光一亮，进来几个挺胸凸肚的男人，两个去了大堂酒吧，另一个朝着她们走来。海悦赶紧站直了身体，微笑以待。青园也一笑，不过不是冲着客人，而是在笑没有经理主管在的情况下，她的同伴依然会有职业性的条件反射。

“给我换500美金。”客人对青园说。

青园接过钱，熟练地数了一叠人民币出来，却不忙着递过去，而是问：“先生是住701房的吧？这两天怎么都没有看见您？”

客人见青园舌尖上吐的是美滋滋一团和气，眼角里送

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，身子早已先酥了半边，连钱也顾不上去接，只是傻笑着说：“是的是的，病了两天，没有下楼。”

“先生是贵体，可要小心了。请核对一下数额。”青园递过钱，同时嫣然一笑，温柔得就仿佛是可以令冰河解冻的春风。不但客人看呆了，就连一旁的海悦也看呆了，她在怀疑这究竟还是不是那个不苟言笑、清纯如水的青园。

客人一步三回首地走了，海悦道：“青园，以前你从不这样对客人的。”

“我怎样对客人了？”

海悦正不知该如何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，蓦然看见一个矮胖的香港丑男人正色迷迷地朝她走来。她不由得一抽搐，眼光赶紧离开他。愣愣地瞅着印着大花的地毯，装作没看见他。

青园早就知道她们的顶头上司——收银经理老袁垂涎海悦的姿色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只是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”，海悦一见到他就像见到了鬼般害怕。本来青园对他也无甚感觉，但现在她突然有一种想征服他的强烈愿望，她从来就不认为自己的条件比海悦差，为什么老袁单单对海悦情有独钟而对自己熟视无睹？她朝他抛了个媚眼，可惜的是老袁根本就无暇顾及到她，一颗心一双眼都在海悦身上。他关切地问海悦：“忙吗？”

“不忙。”海悦的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地毯，低着头回答。

“你好像又瘦了。听说还在利用业余时间念书对不对？”老袁凑近一步更为关切地说：“小心身体，小女

孩不应该这样劳累。反正现在也没生意，你不妨到办公室里休息一下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不累。”海悦说着，身子不由自主地挨向了青园。每当她对老袁感到恐惧时，总是向青园靠拢，仿佛求得保护一样。以前青园总会有一种满足感，对海悦也从心底里崇敬。但现在她的心里却极不平衡，按理说她俩都是属于美人一类的，青园看上去甚至更有女人味儿点。然而老袁只欣赏海悦苗条修长的形体和充满生气的脸庞，而对中等个子、温柔雅致的青园却不屑一顾，甚至有些厌恶。这令青园又恨又妒又想不通，也许她曾经的男友也是移情于海悦一样的女孩吧。这个联想让她的心突然疼痛起来，久久不能止住。

老袁还想和海悦套套近乎，瞥见站在一边正目不转睛地朝他看的青园，顿觉索然无味，只得悻悻而去。

“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讨厌的男人了。”海悦说话时的表情犹如刚刚吞吃了一只苍蝇。

青园一笑，说不出的酸楚：“你聪明可人，又如此讨他喜欢，他会提升你做主管的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这种狡猾的狐狸，得不到的东西他会永远压制它。”

这句话似乎给了青园一丝灵感，她若有所思地低下头，明可鉴人的台面上映出了她的脸庞，有一种朦胧美，她不由得心里一动：会有机会的，她不会输于海悦。如果说以前她是个失败的女人，那只是因为她太过保守，太封闭自己，如果放开手脚，她就是个一流的女人。女人的直觉反应，往往胜于男人考虑再三的判断。凭直觉，

只要她想做，她用心，老袁喜欢她会远远超过喜欢海悦的。

她像是刚从一场深深的睡眠中醒来。

“嗨，吃饭了。今天人手少，你们不能一块下去吃了。谁先去？”另一个前台收银员从员工食堂上来对她们说。

“你先去吧，我还不饿。”海悦的食欲被老袁破坏了，只觉得胃里胀胀地不舒服。

熙熙攘攘的员工食堂一片热闹，青园托着盘子排着队，她的目光在一个个座位上搜寻着要找的人，最后落到了角落，那儿坐着一个风尘味很重的女人，她是酒吧间的领班蔡冰。在青园二十三年的人生岁月中，因为内向的性格，渐渐养成了习惯，无论在哪里，总是呆在自己的那个角落，等别人先向她道安再伸手还礼。但现在她想重新做人了，大胆尝试一种新的生活，第一要改变的，就是她的性格。

青园匆匆打好饭，快步朝蔡冰走去，脸上挂着献媚似的不自然笑容招呼道：“嘿，女人！”

蔡冰一愣，几乎不敢相信这声浪浪的“女人”发自“小可怜”青园的口中，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加上疑惑，蔡冰回答的语调显得冷淡：“嘿，女人。”

但青园毫不在意，笑盈盈地在她的对面坐下。

蔡冰似乎有点不习惯她的这种笑，不去看她的脸，问道：“海悦怎么没和你一起来？”

“人手不够，只能一个个地排着队吃饭。”

“哦。”蔡冰应了一声没话了，风骚放荡的她和清纯典雅的青园从来都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
但青园已经在学着主动与人搭讪，投其所好了，无

疑，她是个天才自学者。“你的嘴唇真性感，我要是男人的话肯定会被你迷死的。”青园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那油光光的厚嘴唇说。

听到这种夸奖，蔡冰不禁心花怒放，连一向老实巴交的青园都看出自己的魅力所在，可见自己是何等迷人了。蔡冰克制不住地笑道：“真的吗？难怪昨天又有一个老外向我示爱了。”

“哦？”青园感兴趣地朝前凑了凑，“他给了你多少钱？”

“他给我钱干什么？莫名其妙。”蔡冰收敛了笑容。但事实上，她的放荡无忌，早已传到了这家四星级酒店的每个人的耳朵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“觉悟”的青园才选择了向她发起进攻。

“钱可是好东西啊，想我父母那一辈人，辛苦了一辈子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不就因为没有钱嘛。而我们年轻，有的是机会。有钱多好啊，”青园露出陶醉的神情，“想怎样享受就怎样享受。哎，蔡冰，你说女人最轻松又最快捷的挣钱方法是什么？”

蔡冰一时吃不准青园问这些话的意图，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。

“你早上来上班时穿的那件衣服很好看。”青园见蔡冰不愿再就钱的问题讨论下去，为了不惹她讨厌，便见风使舵地换了个话题。

蔡冰的脸上果然又重新绽开了笑容：“好是好，但好衣服太少了。唉，女人的衣柜中永远少一件衣服，又没人肯经常陪我逛商店。”

“我也喜欢逛商店，要不然我陪你去怎么样？”向来最讨厌逛服装店的青园兴致勃勃地说。

对这个提议，蔡冰有些许惊讶，但还是爽快地接受了：“说定了，今天下班后怎么样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我要比你晚下班一小时，你愿意等我吗？”

“当然，反正我也没事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两只手握在了一起。这两个在同一屋檐下共事两年，最多的接触仅限于前台兑换零钱的女人还是第一次这么亲热。青园把更衣箱的门开到最大，以便自己的脸能够完全映在门上的小镜子里。她费力地抹着粉饼，描着眉毛，涂着眼影，勾着眼线，画着嘴唇。等到觉得一切都无可挑剔了，最后才把一套素色的衣裙换上，素色的衣服不会令她有寒酸的感觉，反而让她显得素净、引人注目。

看看手表，离蔡冰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。她不想呆在蒸气腾腾的更衣室里，于是走出来，顾影自怜般地去照楼梯拐角处的那面大镜子。镜子里的她有点像画里的美人，说不上鲜艳夺目，却也光彩照人，很像是一幅色泽柔和、格调纯正的图画。

这样漂亮，再改变一下性格，能不能令所有的男人都为之臣服？青园急不可待地想尝试一下，不妨就选择老袁下手吧，好色之徒总是更容易征服。

青园如同笼中的小鸟，来回跳动，一会儿担心，一会儿激动，左思右想，心绪不宁。

她抬腕看了一下表，离蔡冰的下班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了，她不能再犹豫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她要行动了。

万事开头难，只要开了个头，以后就好办了。最后，她对着镜子露出迷人的微笑，以考验自己在这方面的技巧。

在确信自己过了关之后，她鼓足勇气来到老袁的办公室门口。门没有关上，是虚掩着的。不知道他在不在里面，青园寻思着。她推门，用指尖推着，轻轻地、缓缓地，犹如一只胆怯心细、要溜进门的猫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老袁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他正要出去。

青园克制住内心的惶恐，倚在门上蠢蠢地摆着媚姿说：“袁先生，请您在这张账单上签个字。”

老袁一向看惯了不施脂粉、穿着制服的青园，乍一见到便装淡抹的她，不由眼前一亮，但心头对她的厌恶之感一时还抹不去。“怎么回事，你现在究竟是上班还是下班？”

“现在是下班时间。”

“下班时间你怎么干上班的事？”老袁勃然大怒。

青园一时吓得结巴，连小巧的五官都走了形，让老袁看了更加厌恶。“因为听人说您，您明天——不来上班，所以——”

“那为什么你上班时间不叫我签？”老袁站起身来，破口大骂：“什么工作态度！酒店每个月发给你的薪水是白给的吗？成天不知道在干些什么，想些什么。你们这种人真是废物！”骂完，那恶狠狠的目光还不肯从青园的脸上移开。

青园觉得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，自己正朝着一个深深的洞穴中急速坠落。难道自己就这样讨人嫌吗？老袁的这番辱骂揭开了她已愈合的伤口，她开始再度对自己失掉信心。她想到了海悦，无论海悦犯了多大的过错，老袁始